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年轻时每读白乐天这首小诗,素不善饮的我不由得也想来一盅了,尤其在“阴势刮搭”的作雪天。

在申城饮饌的时间轴上,酒馆在前,饭店在后。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清乾隆年间,绍兴商人从绍兴水运黄酒至上海销售,在小东门外沿黄浦江一带和城内商贸稠密区域开设了不少酒栈酒馆。而今天仍在营业、历史线索还算清晰的王宝和则告诉世人:作为这一行的代表性企业,两百多年前就在上海滩风生水起了。

王宝和由一对来自绍兴的王姓兄弟创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最早开在南市咸瓜街,后来兄弟分家,花开两枝,一家叫“王宝和”,另一家叫“王裕和”。清咸丰二年(1852年),王宝和迁至盆汤弄,1936年再搬到四马路,即今天福州路和浙江路的转角上。王宝和自称“酒祖宗”,业界并无异议。王宝和不是孤立的存在,同时“生涯大盛”的绍兴酒馆还有王恒盛、同宝泰、善宝泰、言茂源、老同顺、醴香阁、高长兴、永济美、马上候、丰豫泰、章同茂、章豫泰、章东明、章月明、全兴康等等。他们或在绍兴有自己的酒坊,或由可靠的酒坊供货。

老城厢也有深巷酒香,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写道:“酒店,南市很多,是专门供应热酒为主,门前都摆满了作为下酒的小菜,不外乎发芽豆(俗称独脚蟹)、咸水毛豆、盐紫豆、豆腐干、拌海蜇、拌

夜色温柔,小酌怡情

沈嘉禄

乌笋等,随客取用,每碟不过铜元二三枚。在这类酒店中,约三五知己小饮,要是由一个人会钞的话,也不会超过大洋一元。如此看来,在那时的上海南市的人,生活是很简单而舒适的。”城隍庙是市民文化的原点,年节尤为热闹,周边有叶森泰、王三和、福露楨、泰和信等,经营作派饶有古风。旧校场路的源茂泰还允许客人划拳,有时连酒保也会参与进来,气氛煞是热闹。董家渡的王恒裕是老城厢资格最老的一家,他们欢迎客人赊账,年终结账时还会送客人一瓶好酒答谢照顾。

传统老酒馆大抵是砖木结构的本地房子,门面轩敞,屋檐下挑出一面黄底镶红边的百脚旗,上书“太白遗风”或“刘李停车”,跨过门槛便是鲁迅在《孔乙己》里所描写的曲尺形的柜台,好几排老酒靠靠墙垒起,水

牌上写着种种酒名。还有一口大缸,注满热水,杉木缸盖上开了许多圆孔,便于嵌入串筒温酒。酒保还会根据客人要求拼酒,比如加饭拼香雪,善酿拼元红。

串筒用铅锡合金打造,老酒客沾酒一般以筒计

价。串筒被醉醺醺的酒客随手摔出瘪塘,店家也不急于修复使之饱满如初,这样装酒后就减少了分量。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说:“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之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我们弄堂里有一老中医,养兰花、唱昆曲、通易经,过年时会写很多春联分送邻居。他每周去一次茅山酒家,手提一只深褐色的葫芦,灌两斤半加饭消磨半天。他认为黄酒装在锡壶里会有金属味,大概是心理作用吧。

小酒馆一般只卖酒,不卖菜。客人可至隔壁熏腊店买点卤鸡爪、酱鸭、熏牛舌、熏猪脑、醉蟹、醉蚌之类,再说店门口永远不缺摆篮头的老妇人,看你一眼,就知道你要花生米、茶叶蛋,还是盐金花菜、五香豆腐干。

老上海吃老酒有规矩:菜钱不能超过酒钱,倘若本末倒置,要被人笑话。真有一个笑话在酒友中流传超过半个多世纪:话说有个酒鬼囊中羞涩,没有余钱买酒菜,就转至酒馆隔壁一家南货店,柜台上有一排糟醉钵斗,他装模作样地捏捏蟹脚、摸摸大蟹,最后嘟哝几声走人,伙计只能对他干瞪眼。他回到酒馆,吮着五根手指残留的醉蟹卤汁,美美地将一碗加饭酒喝出了“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的感觉。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鲁迅是喜欢喝家乡黄酒的,但酒量一般,所以《鲁迅日记》里经常出现“颇醉”“小醉”“甚醉”“大醉”“夜饮西归”“饮后大醉,回寓欧吐”等记录,逢年过节,“饮酒特多”。1927年大先生在上海定居,先在共和旅馆小住几日,后在景云里安顿下来,这期间多次携携广平及来访友朋去言

茂源吃饭。言茂源在清乾隆年间登陆上海,最早开在小东门大街,后来在金陵东路紫来街东首、北京东路、南市老白渡横街以及四马路开设分号。大先生去的这家言茂源在四马路上,兼营饭菜,以他的作派,招待亲友团不可能置家乡黄酒于不顾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市区有两百多家酒馆纷纷改变业态。上世纪八十年代,硕果仅存的有福州路的王宝和、南京东路的新建酒家、淮海中路的山山酒家、陕西南路的德泰酒家、方浜中路的王三和酒家。还有没有?请读者诸君告诉我。我在新建和茅山买过几次瓶装名酒送外地朋友,最后的一抹印象历历在目。上世纪九十年代,除了王宝和依托集团公司的实力越做越强,其他几家就淹没在城市焕新的滚滚洪流中。每天要在洗净笔砚之后抿一口黄酒的贺友直先生于是感叹道:“像我这类老酒客,对这类老酒店只能在端起酒杯时想想的了。”

如今小酒馆重返都市消费场景,规模不大,装修简洁,为了追回复古情调,还会将几十种菜牌挂出来;也有偏好和风的,模拟深夜食堂氛围。万家灯火,倦鸟归林,人们拍拍身上的浮灰,从四面八方赶来。

既是小酌,不必拘束,酒逢知己,三杯两盏,说说心里话,聊聊新鲜事,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出门后一个熊抱,互道珍重,渐渐融入温柔夜色之中。

刷到一个小视频:一辆小车从铁道口经过,快红灯了,横杆尚未放下,司机立即冲过去,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因为列车还没来。这时司机突然觉得不该抢红灯冲卡,遂往后退,横杆已经落下,退无可退。慌乱之间,列车这时可真来了,小车司机还算机灵,瞬间弃车逃跑,汽车很快被列车撞飞。围观者点评:“你都过去了,就往南开呀,嘛事没有,干吗又往后退?”

想起乐燎原老师跟我说的一件事。乐老师是沪上语文教育大咖,常被学校请去担任教学指导、评审工作。有一次被某校邀请,活动结束后,他步行去乘地铁,甫出校门,一个年轻的门卫紧追出去:“请你跟我回学校。”

“有事吗?”“我们校长说了,行人要从东边门出去,我这是东南门,你走错地方了,请回到学校里,再从东门出去。”

“你回到校园了吗?”他眨巴眼睛,露出我特别熟悉的又天真又狡黠的笑容:“我理他呢,走了。”

我为何跟他说这件事呢?他有一次请他担任我区某项赛事的评委,临去该校前,我跟该校办公室季老师打过招呼,将车牌号报备了,希望到校时,门卫能及时放行,不让乐老师在门口逗留,我也显得办事靠谱。

车子到了,门卫过来:“干吗的?”“请来的评审专家。”“谁请的?联系了哪个老师?”“联系了办公室季老师,麻烦你查下,车牌号昨天就报备了。”没开铁栅门。门卫退回门卫室,查了登记簿,翻了十分钟,没找到。“你仔细查查,应该没几个人报备。”我说完,又对乐老师说,“难怪义务教育阶段要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搜寻信息的能力不强化,整合、分析信息的能力从何谈起?”

乐老师朝我眨眼,笑。终于找到了,这下该放我们进去了吧?

“你跟季老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好的。”我拨通了电话,季老师说:“我在三楼,马上过来迎您。”

“你不用过来了。我能找到地方。”电话挂了。门卫问:“你跟谁打的电话,人呢?”还是不开门。我一下子火了。事后我想,为什么要发火?可能是我原来预期太高了,以为报备过了,门卫看到车牌就会开门放我们进去;不行,那就降低要求,查证备案,可以了吧?还不行,再降低要求,打电话,联系了具办人。仍然不行。

门卫不知道我为何发火。乐老师说:“别生气,别生气。我第一次见你骂人呢。”我知道自己丢大人了。丢人就丢人,这火不发出来,回去要吃药的。幸亏季老师及时赶到,门卫终于打开门,让我们进来了。

怕生事端遂提前备案,结果还是这样,这事办得真是倍有面子。乐老师为了安慰我,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讲故事时慢条斯理,像在品味一件有趣的奇遇,而我,毛手毛脚,听他讲故事时还气呼呼的。我的修养跟他比起来,差的不是一点。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得从这件事里找出一点道理来。正好那天听的课是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王安石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一个人经历了一件让他突然火光的事,一定蕴含了什么道理。除了反映自己处事不周修养欠佳之外,一定还有另外的道理藏在事件里面。我想了又想,对乐老师说:“那些看上去原则性特别强的人,往往认死理,顽固不化,固不可彻。”“那些悠游从容的人,看上去办事灵活,常常又成了破坏规矩的始作俑者。”乐老师朝我眨眼睛。

我看到他第三次朝我眨眼睛,就一点气都没有了,就想笑。

前几年,我参加了一位朋友的新歌发布会,旋律飞扬,我心痒了。别人能写歌,我也想试试。

平时,我也是喜欢哼几句歌的,可真要动手写歌词,才发现没那么简单:那些好歌的歌词,虽寥寥数句,却是在讲一个故事,也在诉说一份情感。经过反复修改,我陆续写了三首歌词:《海外游子吟》《骑手的歌》和《欢乐大家庭》。可光有词没曲,总不算是一首完整的歌曲。

去年五月,我偶然间发现了一个AI作曲平台,好奇心驱使我把那些“库存歌词”又拎了出来。我选了《海外游子吟》的歌词,对着提示框输入了一堆要求:“抒情、思乡,还要有气魄……”不到几分钟,曲子生成好了。我哼唱了一遍,却觉得不对味。来回折腾了几次,终于有了点感觉。我用“人声合成”功能,把我那不成熟的哼唱,变成专业歌手嗓音的合成版。我兴致勃勃地把这首AI制作的处女作,发给了一位做音乐的朋友,他的回复又快又直接:“老兄,这AI做的吧?歌词倒是写得有点味道。要不,找个专业音乐人做个正式版?”AI味一眼就被识破,但“音乐人”的梦还得继续。

我联系了一家小型音乐工作室才明白,做首歌并不容易,先要根据歌词重新谱曲,然后找歌手试唱:第一位,声音太甜,少了游子的沧桑;第二位,唱功虽好,感情又淡了些……来来回回听了五六位,总算遇到一位声音里能听出故事、有漂泊感的歌手。定好歌手,再编曲配器,录音棚录制,后期混音……工作室最终交付的,不仅是能在音乐平台发布的音频文件,还有配套的MV视频,甚至制作了KTV版本。我的三首歌词,就这样“出道”了。

就在我以为“音乐人”的梦到此圆满时,去年11月初,一位北京朋友发来消息:央视网正在举办“我为春晚写首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抱着“凑热闹”的心态,我将《海外游子吟》的MV版报了名。后来看官网报道才知:参赛者中有不少知名词曲作家和歌唱家。

去年12月25日,我收到通知:歌曲入围了!27日,又传来进入复赛的消息。这下我坐不住了,天天守着官网刷新。29日晚,获奖名单公布,我在一长串名单里找到了《海外游子吟》。最终,这首歌获得了CCTV“我为春晚写首歌”2026全国原创词曲征集评选三等奖,而我也荣获“春晚词曲作家银奖”。

那一刻,我有些陶醉。从一时兴起的写词,到AI捣鼓的初版,再到专业工作室的打磨,最后竟一路登上央视评选的领奖台。这感觉,就像无意中种了棵小苗,却忽然发现它开了满树的花。音乐这扇门,原来敲久了,真的会开。哪怕最初只是轻轻叩了几下——用几句生涩的词、一点笨拙的尝试和一份试试再说的勇气。

七夕会

戴培钧

我为春晚写首歌

风里飘来街头艺人的《突然好想你》,轻轻拨开记忆的帘。那年,静安面包房的玻璃柜里,法棍泛着麦色的光,我和闺蜜踮脚张望,相视而笑。梧桐树影里晃荡。法棍是我们的青春密码、心事容器。上海的冬天,麦香混着烘烤后的暖意,是对抗寒意的绝佳慰藉。那年冬天,闺蜜义无反顾地辞职进入外企。我常揣着法棍去寻她,两人在咖啡厅的角落,撕着面包蘸热牛奶。法棍的余温暖了冻僵的指尖,也驱散了疲惫。我们并肩倚在窗前,雨丝斜斜织着窗,把世界滤成一片朦胧。我们静静地看着雨珠在玻璃上慢慢爬,留下弯弯曲曲的痕,时光也仿佛慢下足印。偶尔伸手掰一块法棍,那是雨声里温柔的点缀。她出差回来,我们还会买两根法棍,坐在咖啡厅角落,咬下熟悉的酥脆外皮,那些关于离职、追寻梦想的脚步,还有法棍裹着的暖,一起留在了时光里。街头艺人的歌,还在风里“回首”,那根承载着纯粹麦香、青涩珍贵的味觉记忆,终是封存在了时光里。麦香里的故事,随歌声,漫成淡淡的愁。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

何芳

我曾掰着刚出炉的法棍,外皮脆得掉渣,麦香混着青春的莽撞,在梧桐树影里晃荡。法棍是我们的青春密码、心事容器。上海的冬天,麦香混着烘烤后的暖意,是对抗寒意的绝佳慰藉。那年冬天,闺蜜义无反顾地辞职进入外企。我常揣着法棍去寻她,两人在咖啡厅的角落,撕着面包蘸热牛奶。法棍的余温暖了冻僵的指尖,也驱散了疲惫。我们并肩倚在窗前,雨丝斜斜织着窗,把世界滤成一片朦胧。我们静静地看着雨珠在玻璃上慢慢爬,留下弯弯曲曲的痕,时光也仿佛慢下足印。偶尔伸手掰一块法棍,那是雨声里温柔的点缀。她出差回来,我们还会买两根法棍,坐在咖啡厅角落,咬下熟悉的酥脆外皮,那些关于离职、追寻梦想的脚步,还有法棍裹着的暖,一起留在了时光里。街头艺人的歌,还在风里“回首”,那根承载着纯粹麦香、青涩珍贵的味觉记忆,终是封存在了时光里。麦香里的故事,随歌声,漫成淡淡的愁。突然好想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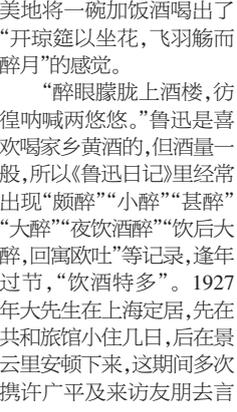
风阳路上的卡尔登

陆海光

母亲97岁那年,我的大阿姐从兰州飞抵上海,她对弟妹说:她这一生离开母亲太久,要在上海好好陪伴母亲迈过100岁。我去探望母亲时,大阿姐会告诉我老家和她小时候的故事,她是如何喜欢那呀呀婉婉的越剧。我们的老家原住在大光明电影院后面,凤阳路317弄3号,隔壁就是同福里。对面是个大菜场,当年许多挑担穿街走巷叫卖的广东人还从这里批发各种传统上海点心。出弄堂右转,就是凤阳路与黄河路交界处的卡尔登剧场,这曾是老上海第一影戏院,1951年12月更名为长江剧场。在大阿姐的记忆里,这个剧院是永远藏着她越剧魂的“卡尔登”。大阿姐念小学时,放学后常把书包往家里一扔,就往卡尔登剧场跑。那里名家正排练的越剧深深地吸引着她,她机灵地寻个由头从后门溜进后台,安静地蹲在侧幕条边,盯着台上演员的一招一式看得着迷。袁雪芬水袖轻扬的哀怨,徐

梅花欢喜漫天雪(中国画)

林健



巧,有意招她进戏班学戏。此事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她劝大阿姐:戏班生涯颠沛流离,不如守在父母身边,过安稳日子。大阿姐攥着被傅老师握过的那双手,跑到隔壁同福里的弄堂里哭了半晌。她的越剧梦,就这样被轻轻按下了休止符。大阿姐小学毕业那年,父亲鼓励她报考上海动力学校。可谁也没料到,1955年,一纸上海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竟让刚毕业的大阿姐动了心。她满腔热血,积极报名,言词恳切地说服流泪的父母,随着支援大西北的洪流,落脚在了兰州西固热电厂。从烟雨江南到黄土高原,大阿姐没有半分怯意。逢年过节,大阿姐积极组织厂里的文艺演出。谁能料到,这个说着一口地道兰州话和富有表演天分的演员,竟是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曾对越剧痴迷的上海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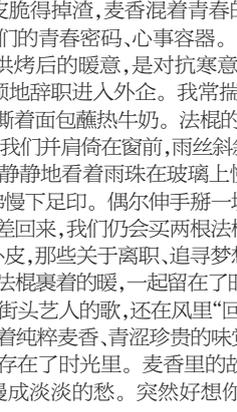
你眨眨眼,世界就通了

冯渊

我知道自己丢大人了。丢人就丢人,这火不发出来,回去要吃药的。幸亏季老师及时赶到,门卫终于打开门,让我们进来了。怕生事端遂提前备案,结果还是这样,这事办得真是倍有面子。乐老师为了安慰我,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讲故事时慢条斯理,像在品味一件有趣的奇遇,而我,毛手毛脚,听他讲故事时还气呼呼的。我的修养跟他比起来,差的不是一点。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得从这件事里找出一点道理来。正好那天听的课是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王安石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一个人经历了一件让他突然火光的事,一定蕴含了什么道理。除了反映自己处事不周修养欠佳之外,一定还有另外的道理藏在事件里面。我想了又想,对乐老师说:“那些看上去原则性特别强的人,往往认死理,顽固不化,固不可彻。”“那些悠游从容的人,看上去办事灵活,常常又成了破坏规矩的始作俑者。”乐老师朝我眨眼睛。我看到他第三次朝我眨眼睛,就一点气都没有了,就想笑。

梅

林健



母亲九十大寿那年,大阿姐特意从兰州赶回上海,和二阿姐一起陪着母亲去看凤阳路的老房子。那幢简陋的、外墙涂着绿色,模样像邮政所的砖木屋还在。大阿姐摩挲着斑驳的木门,眉目间满是回忆,仿佛那些快乐的日子,就藏在木门的年轮里,从未走远。去年12月,我去黄河路参加大学同学聚会。路过凤阳路,顺便再去看看我家老房子的遗址。那里的老人告诉我,老房子早在2005年前就被拆掉了。317弄的牌子现在挂在“同福里”门口,同福里属石库门老弄堂建筑,共有47幢,外立面采用清水红砖梅花丁砌法,门头装饰中西融合。门牌上写着历史保护建筑。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革命家章太炎曾在这里隐居。那座大阿姐当年心心念念的卡尔登剧场,门前的海报上,依旧印着越剧演出剧目,仿佛清丽的越剧仍在飘出剧场,漫过老街。凤阳路上的晚风吹拂着上海人的温情坚韧和聪慧。

梅

林健



母亲九十大寿那年,大阿姐特意从兰州赶回上海,和二阿姐一起陪着母亲去看凤阳路的老房子。那幢简陋的、外墙涂着绿色,模样像邮政所的砖木屋还在。大阿姐摩挲着斑驳的木门,眉目间满是回忆,仿佛那些快乐的日子,就藏在木门的年轮里,从未走远。去年12月,我去黄河路参加大学同学聚会。路过凤阳路,顺便再去看看我家老房子的遗址。那里的老人告诉我,老房子早在2005年前就被拆掉了。317弄的牌子现在挂在“同福里”门口,同福里属石库门老弄堂建筑,共有47幢,外立面采用清水红砖梅花丁砌法,门头装饰中西融合。门牌上写着历史保护建筑。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革命家章太炎曾在这里隐居。那座大阿姐当年心心念念的卡尔登剧场,门前的海报上,依旧印着越剧演出剧目,仿佛清丽的越剧仍在飘出剧场,漫过老街。凤阳路上的晚风吹拂着上海人的温情坚韧和聪慧。